

浅谈京剧舞台上唱词的合理性

孙 博

(沈阳京剧院,辽宁 沈阳 110032)

摘要:京剧演员塑造形象,要理解人物体现人物,唱词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对京剧舞台上唱词的合理性进行了浅要的分析。

关键词:人物;唱词;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J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149-01

京剧演员在舞台上塑造角色形象,概括来说不外乎两方面,一是理解人物,一是体现人物。理解人物是体现人物的前提,体现人物是理解人物的结果。演员对所扮演的人物只有深刻理解了才能生动地体现出来。前面说过,演员塑造人物是把剧作者用文学手段刻划的人物形象进行再创作,变成直接可见的,具体的舞台、银幕形象,使剧中人物从剧本中走出来,使我们更亲近、更理解他。所以,理解人物最直接的依据是剧本。演员是在分析、研究了整个剧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理解自己扮演的人物。

盖叫天同志举的例子很能说明什么是人物的性格基调,他说:周瑜、吕布、赵云三个都是三国时的名将,作为角色,都是穿白靠的武生,虽然外表相仿,但周瑜骄、吕布贱、赵云却是不骄不馁,敢作敢当的好汉,三者间不同就是人物各自的性格基调。

演员要反复钻研剧本,分析每个情节,琢磨人物的每一句话,透过字里行间探索人物性格,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在心目中形成角色的雏形,这才在舞台、银幕上塑造鲜明形象先决条件。演员主要是通过研究剧本理解人物,但仅止于此就不够了,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是深入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演员对人物只有理性的分析理解和一般的感受是理解不深也演不好的,他需要从生活中获取对人物直接的感性体验,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可以说演员生活经验的多少、生活阅历的深浅是创作人物、体现人物如何的决定性因素。卓别林说过:“我并没有什么使观众发笑的秘诀,我只是了解到人情的某些真理,并把这些真理应用到我们的职业上来。我们的一切成功归根结底都不过是一种对人的认识,不论这人是商人、店主、编辑或者演员”。

京剧《李陵碑》中,有一句唱词“恨石虎将我的战马绞倒”,这里的“石虎”是什么意思?是人?还是东西?我理解是一块像老虎一样的石头把战马拌倒了。其中“反二黄入头简说《碰碑》”一文,提到“原词是“恨贼胡将我的战马射倒”,战马吃了敌人的冷箭”并不是被石虎绊倒。词义清楚明了,一看就懂。为什么后来改到现在这样的唱词,目前尚不清楚。

除了提到这句唱词,还提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李陵碑》唱过门的理解,一是关于用胡须捂耳朵的问题。三个问题互有联系。

为了说明问题,笔者将书中原文抄录如下:

“有人把令公出场这个锣鼓点子看成长锤的一种特殊格式,并无大错,却嫌不必。实际上就是将原来接在长锤后面的夺头换成以“大大大……”的底鼓领起的一锣,增加了节奏上的停顿,以突出下面的大唱段,同时也为前面的身段与后面的唱之间分出层次,作用类似文章中的冒号。按剧情,杨继业身处战场,不用人

回避,那么这“3—”的长音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是模仿了两种声音—胡茄和莺铃。远处传来胡茄声,令公侧耳倾听,忽然一骑胡马掠过,马上胡儿射出一支利箭,呼啸而去,这不是战场上的场景么?所以,这里应该拉成“3—5—56”(按:56下面有两条横线,表示节拍。本人无能,不会表示),也就是第二个声音要长,这样才能出气氛。相应的,老生的身段在锣鼓的风声效果中作寒冷状,起胡琴在“3—”(胡茄)中作倾听状,表情忧虑但镇定,在“5—”(莺铃)中换一边耳听,显出惊、愤的神情。与“56”(按:56下面有两条横线,表示节拍)的顿挫配合,胡琴转入慢板过门,令公托须,一叹,这才起唱。

现在的表演,多在过门中捧须掩耳,以示寒冷,是则前面风声中已表示寒冷,这里再表现,便觉过分。同时也不合情理——髯口是为了表演的需要而加长的胡须,表演不能脱离生活,胡须再长,谁见过用胡须捂耳朵的?这里不用撩髯,只抬手作听状即可。大概老师教的时候不带着髯口,也不怎么明白这里的意思,学生自作聪明,拿胡须当了耳套。

另外,“恨石虎将我的……”一句,词义不明。并没有石虎这个人,也不是石头老虎,原词是“恨贼胡将我的战马射倒”,战马吃了冷箭,与开始的场景呼应。

《碰碑》的这个入头过去只用在这里,别处不用。后来因为胡琴“炫技”,凡遇反二黄都尽量用,以至失去本来意义。又,谭鑫培《碰碑》唱片中,胡琴是谭次子嘉瑞,谭二胡琴不佳,但这一个过门是有规范的,几个低音尤其好,显出了大漠荒沙的气氛,这些地方需要沙里淘金。

《李陵碑》一剧,系京剧老生行反二黄之经典剧目。经典之能传诸久远,端赖其中每一关节之明白无误。而目前盛行于舞台之该剧表演,或有不尽妥帖之处,乃不揣浅陋,略陈所知,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京剧要传承,就要认真研究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动作是否合理是否传承有误?该改动的地方就要改动。譬如《空城计》中“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东西战南北剿博古通今”,明知谭鑫培先生唱错,仍保持原状,以错传错,对京剧传承和发展没有好处。

总体来讲,京剧的唱词既有其精华之处,也有其不合乎常理甚至言语不通顺的地方,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唱腔优美,唱词部分要是更能精益求精,这门艺术还会更好的发扬光大。